

外国 文艺

AIGUO

1978/3

W

ENYI

外国文艺



一九七八年 第三期

目 录

马拉默德短篇小说两篇

魔桶.....董衡巽译 (4)

上帝的怒火.....冯亦代译 (23)

寻找格林先生(小说)···[美国]索尔·贝娄作 董乐山译 (31)

诗神缪斯(小说)····[英国]安东尼·伯吉斯作 吴 劳译 (57)

闯入者(小说)·····[日本]安部公房作 任溶溶译 (82)

青春 外三首(诗歌)

·····[西班牙]维森特·阿莱桑德雷作 祝 融译 (110)

物理学家(二幕喜剧)

·····[瑞士]弗里德里希·迪伦马特作 叶廷芳译 (116)

活下去,并且要记住(中篇小说·续)

·····[苏联]瓦·格·拉斯普京作 (187)
丰一吟 张继馨 严梅珍 史慎微译

- 、 略论当代美国小说……[美国]索尔·贝娄作 汤永宽译 (250)
- 戏剧论文两篇……[法国]让-路易·巴罗作 杜定宇译 (270)
- 论哑剧…… (271)
- 表演守则…… (275)
- “朋克”访问记……[苏联]契波罗夫作 朝 蒂译 (283)

外国文艺资料

- 苏联出版的《世界文学丛书》……章云义 (294)
- 国际电影节一览……一 七 (300)

外国文艺动态

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艾萨克·辛格(30) 法国纪念卢梭和伏尔泰逝世二百周年(56) 波兰作家库斯涅维兹获法国文学奖(109) 沙特阿拉伯设立“阿拉伯文学费萨尔国王国际奖”(269) 美苏作家在纽约举行会议(309) 萨罗特谈“新小说派”(311) 法国1978年的戏剧节(312) 莫斯科举办第六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(313) 列夫·托尔斯泰的著作与电影(314) 西班牙宣布1978年为“戈雅年”(186) 巴黎出售德拉克鲁阿的名画(315) 《最后的晚餐》处在危险中(315) 美国“罗思科案件”告一段落(316) 纽约举办当代西班牙现实主义美展(317)

- 关于“超级现实主义艺术”(美术家与作品)……道 远 (318)
- 苏珊(丙烯画)……[美国]查克·克洛斯(封二)
- 皮茄克(陶瓷雕塑)……[美国]玛里琳·莱文(封三)
- 三个皮包(陶瓷雕塑)……[美国]玛里琳·莱文(封三)
- 巴瓦里街的废物(混合材料雕塑)……[美国]杜安·汉森(封四)

马拉默德短篇小说两篇

伯纳德·马拉默德(Bernard Malamud,1914—),美国犹太籍小说家,生在纽约州,父母系俄国移民,二十世纪初迁居美国。他在纽约城市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,一直在大学任教,并写小说。

马拉默德擅长写犹太下层人民的悲喜剧,包括他们寒伧的生活、为难的心情、坚忍的毅力。他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描写小人物的命运,作品幽默、风趣,色彩较为明朗。他也善于刻划人物性格。他的代表作《伙计》(1957)写一个名叫弗兰克的意大利移民,先是抢劫一家犹太人开的生意清淡的杂货铺子,后来过意不去,主动帮助店主波贝尔营业。他爱上了波贝尔的女儿,波贝尔死后,他挑起重担,经营铺子。弗兰克原是蔑视犹太人的粗野的流民,但看到穷犹太人所受的痛苦和舍己为人的慈悲心肠,受到启发,得到“净化”,最后“自己也成了犹太人”,应验了作者的名言:“人人都是犹太人。”

马拉默德重要的长篇小说还有:《新生活》(1961),写犹太籍大学教师的故事;《装配工》(1966),通过一桩冤案控诉旧俄基辅的排犹主义;《房客》(1971),描绘一个黑人作家和一个犹太作家的古怪脾气,反映当代美国社会的种族关系。

《魔桶》(The Magic Barrel),选自马拉默德的一部同名短篇小说集(1958),是美国战后短篇小说中的名作,选本必选,已



成了文学教材。犹太老头儿沙兹曼看中了列奥，名义上替他撮合亲事，实为自己女儿物色对象。沙兹曼性格写得生动活泼，他摆噱头、吊胃口，活象个老滑头，却不失心地的善良。列奥的性格优柔寡断，是缺乏生活经验的青年，作者主要写他的内心活动。作品写得幽默、诙谐，这是马拉默德的一贯特色。

《上帝的怒火》(God's Wrath)，选自《一九七三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》，代表他另一种风格。露西尔一无财产，二无姿色，二十六岁了，还无人求爱。她在结婚无望、命定要做一辈子老处女的境况下，为了摆脱孤独，接触男性，只好当妓女。她当了妓女，还向她爸爸讲“我喜欢这种生活”。这背后实际隐藏着美国下层妇女辛酸的命运。

董衡巽

魔 桶

董衡巽译

前些日子，纽约居民区住着一个在雅西哇大学攻读犹太教法典的学生，名叫列奥·芬克尔。他住的房间很小，有点简陋，书倒是挤得满满的。芬克尔学了六年，眼看六月份就要当上拉比^①，有个熟人给他出了个主意，劝他最好先结婚，这样就能赢得更多的信徒。可是结婚，眼下一点眉目也没有，他心里闹腾了两天，终于把宾尼·沙兹曼请到家里来。沙兹曼是个做媒的，芬克尔在犹太人的《前锋日报》上见过他登的两行广告。

一天晚上，那位媒人在芬克尔住的灰砖公寓黑洞洞的四楼过

① 拉比是希伯来文 rabbi 的音译，原意“吾主”、“夫子”，是犹太人对师长的尊称。这里是指犹太的法学博士和犹太教士。

道里出现，手里拿着黑色公事包，上面束着皮带，公事包用的年代久了，已经磨薄。沙兹曼替人撮合亲事已有多多年，他身材瘦小，仪表不俗，帽子很旧，上衣穿在身上又紧又短。他嘴里一股鱼腥味儿，他喜欢吃鱼。他和蔼的态度，奇妙地配上一副伤心的眼神，虽掉了几颗牙，样子倒不讨人厌。他的声音、嘴唇、稀疏的胡子、瘦削的指头，动起来蛮有生气，但一静下来，他那温柔、蓝色的眼睛里便流露出一丝深深的悲哀。列奥原觉得处境尴尬，心里紧张，不过见了沙兹曼这一特征，心里略觉自在些。

他开门见山告诉沙兹曼为什么请他来，说他家乡是克利夫兰，父母亲结婚较晚，幸尚健在，除父母以外，他在这世上就孑然一身了。他六年来几乎一心扑在学习上，结果可以想见，顾不上参加社交活动，也没有时间同年轻妇女交往。因此，他想与其自讨苦吃，弄出差错——瞎闯、丢丑，不如请一位见过世面的人在这方面给他出出点子。他顺便提到，说媒是一项古老而又体面的职业，在犹太人中间极受推崇，它既办了必须办的事，又不得着幸福。再说，他自己的双亲也是经人介绍成的亲。他们双方都没有什么家私，结了婚在经济上虽然谁也沾不上谁的光，两口子却始终相亲相爱；结果总算美满。沙兹曼听这话里带点歉意，感到窘迫而惊异。可是，后来他心里觉着有一种消失了多年的、对自己职业的荣誉感，他衷心赞同芬克尔的看法。

他俩着手办事。列奥请沙兹曼坐在屋里唯一一处敞亮的地方：临窗一张桌子旁边，下面是灯火通明的街市。他自己坐在媒人身旁，面朝着他，使劲地抑制着痒得难受的嗓子。沙兹曼急切地打开公事包，取出一叠薄薄的、用久了的卡片，拿下一根宽松的橡皮圈。他翻卡片的动作和声音，叫列奥感到肉体上的痛苦，因此，他假装没看见，只顾定神眺望窗外。虽然还是二月天气，冬天倒快过去了，这类事他多年来还是头一回注意到。他看着银白色的、圆圆的月

亮在空中穿过各种动物形状的云层，他半张着嘴望着月儿钻进一只大母鸡，又穿出来，象从母鸡身上自动生下来的蛋。沙兹曼装着仔细看卡片上的字，却透过刚戴上的眼镜，不时偷看年轻人那副一表堂堂的仪容，心里挺满意那个又长又威严的学者鼻子，棕色的眼睛里深藏着学问，两片嘴唇长得灵巧而又严峻，还有那凹陷下去的黑黝黝的腮帮子。他看了一看四周一架又一架的书，轻轻地满意地嘘出一口气。

列奥看了看卡片，只见沙兹曼手上摊的是六张。

他失望地问道：“就这么几张？”

“我办公室有多少卡片，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，”沙兹曼回答。“抽屉都塞到顶了，我只好放在一个桶里。可每个姑娘都配得上新毕业的拉比吗？”

列奥听了脸上一红，悔不该在寄给沙兹曼的履历表上将自己什么都填写上了。他原想最好填上他严格的标准与特长，好让做媒的明了，现在又后悔填过了头，没有限制在绝对必需的几项以内。

他支支吾吾地问道：“你顾客材料里有相片吗？”

“先是家庭，陪嫁多少，还有前景如何，”沙兹曼边回答边解开他太紧身的上衣扣子，往椅子背上一靠。“末了才是相片，拉比。”

“管我叫芬克尔先生吧。我还没当上拉比呢。”

沙兹曼说好吧，却叫他博士，待列奥听话不太专心的时候又改称拉比。

沙兹曼整了一整角质架的眼镜，轻轻地清了清嗓子，用讨好的音调念头一张卡片。

“莎菲·P。二十四岁。守寡一年。无儿女。中学毕业，上过两年大学。父亲愿出八千元陪嫁费。经营批发业，生意兴隆。还有房产。母系亲属都当教师，有一个演员。二号街上有点声望。”

列奥惊异地抬起头来。“你说是寡妇?”

“寡妇不等于坏了女儿身啊，拉比。她可能跟她丈夫才同居了四个月。男的有病，她原不该嫁给他的。”

“我从来没想到要娶个寡妇。”

“这是因为你没有经验。寡妇，尤其象这位又年轻又健壮的姑娘，可真是你想娶的称心的人儿。她这一辈子会对你感激不尽。你信我的话，我要是想讨新娘子，就找个寡妇。”

列奥想了一想，摇摇头。

沙兹曼耸了耸肩，做了一个极其轻微的失望姿势。他把这张卡片放在木头桌子上，开始念下一张：

“莉莉·H。中学教师。正规教师。非代课。有存款和新道奇车一辆。在巴黎住过一年。父亲是有成就的牙科医生，有三十五年经验。愿找有专长的男子。相当美国化的家庭。机不可失。”

“这人我认识，”沙兹曼说。“我真希望你能见见这位姑娘。是个宝贝儿。还非常聪明。你可以成天同她谈书，谈戏，她什么都懂。还懂时事。”

“我没听你提到她的年龄吧?”

“她的年龄?”沙兹曼把眉毛一扬。“她的年龄是三十二。”

列奥过了一会儿说：“恐怕太大了一点。”

沙兹曼笑了一声。“你多大了，拉比?”

“二十七。”

“你说二十七跟三十二有什么不同?我自己老婆就大我七岁。我吃什么亏了?一点没吃亏。要是罗思柴尔德^①的女儿想嫁给你，你会在乎她的年龄，说个‘不’字?”

“是的，”列奥干巴巴地说。

^① 有名的犹太银行家。

沙兹曼不去理会“是的”后面“不”的意思。“大五岁算不了什么。我担保，你跟她过上一个礼拜，包管你忘了她多大了。大五岁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不是比年轻的多活了几年，多懂点事？上帝保佑，这姑娘啊，这五年可没有白过。她长一岁，身价高一等。”

“她在中学教什么？”

“语文。你要听她讲法国话呀，准以为是在听音乐。我干这行买卖二十五年了，我全心全意推荐她。请相信我，我不说瞎话，拉比。”

“下一张是谁？”列奥突然问。

沙兹曼勉强地拿起第三张卡片：

“鲁丝·K。十九岁。好学生。如有合适对象，父亲愿出一万三千元现金。她父亲是医学博士，胃病专家，生意兴隆。内兄开服装铺。上等人家。”

瞧沙兹曼那副神气，象是打出了一张王牌。

“你说十九岁？”列奥颇有兴致地问道。

“一天不多，十九岁。”

“她长得好吗？”列奥红了红脸。“漂亮吗？”

沙兹曼吻了吻手指尖。“一个小宝贝儿。这点我敢担保。我今儿晚上打电话通知她爸爸，你就会知道什么叫美人儿。”

列奥不放心：“你能肯定她这么年轻？”

“准没错儿。她爸爸可以拿出生证给你看。”

“你肯定她没有问题？”列奥还是不放心。

“谁说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我不明白象她这么年轻的美国姑娘，干吗还要托媒人。”

沙兹曼脸上掠过一丝微笑。

“跟你一样啊，你怎么去，她怎么来。”

列奥脸红了。“我是因为时间紧顾不上。”

沙兹曼自知这话说得唐突，忙解释道：“是她爸爸来托我的，不

是她。他希望女儿找到最中意的丈夫，所以亲自出马挑选。我们找到合适的人了，他就介绍给他女儿，鼓励他们成全好事。这样办的亲事，要比年轻、没经验的女儿家自己去闯好得多。这个，我不说，你也知道。”

“可是，你说这位年轻姑娘不相信谈恋爱吗？”列奥心里不踏实。

沙兹曼正想大笑，但抑制住了，冷静地回答说：“碰上意中人才爱得起来，碰不上没法爱。”

列奥张着干燥的嘴唇，没有言语。沙兹曼朝下一张卡片瞥了一眼，列奥看在眼里，就提出一个聪明的问题：“她健康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非常好，”沙兹曼回答说，呼吸有些困难。“当然罗，她右腿有点毛病，是她十二岁那年让车给撞的，可是她又聪明又漂亮，谁也不会注意她腿瘸。”

列奥心事重重地站了起来，走到窗前。他分外痛苦，责备自己不该请媒人上门。末了，他摇了摇头。

“为什么不考虑？”沙兹曼提高了嗓门追问。

“我讨厌胃病专家。”

“她爸爸干什么跟你有什么相干？你跟她结了婚，还要她爸爸干什么？谁说他每个星期五晚上非得上你家来？”

这样的谈话，列奥听不下去，就把沙兹曼打发走了。沙兹曼满眼忧虑，返回家去。

媒人一走，列奥心里虽松快些，第二天却精神不振。他想这是由于沙兹曼没能给他推荐一位称心的姑娘而引起的。沙兹曼才不在乎列奥那号顾客呢。后来列奥发现自己迟疑不决，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找一个比沙兹曼更有修养的媒人，这时候他忽然怀疑起来：尽管他嘴上这么说，尽管他尊重自己的双亲，其实他根本不相信

托媒这种做法。这个念头，他即刻打发掉了，可心里还是不安。他成天徘徊在林间——错过了一次重要的约会，忘了把衣服送出去洗，在百老汇一家馆子吃了饭忘了付钱，只好拿着账单跑回去；女房东和她一个朋友在街上见了，他，挺有礼貌地跟他打招呼：“晚上好，芬克尔博士”，他居然认不出来。天黑了他才平静下来看书，心里得到些安宁。

他刚坐下来，就有人敲门。列奥还没来得及说请进来，爱情商人沙兹曼早已站在他房间里了。他脸色灰白，瘦削，一副饥饿相，好象站着就要断气似的。可是这个做媒的不知怎么抽动一下肌肉，就露出一脸笑容。

“晚安，我受欢迎吧？”

列奥点了点头，见了他心烦，却又不愿打发他走。

沙兹曼还是满脸笑容，将公事包放在桌上。“拉比，今儿晚上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。”

“我早告诉你别叫我拉比。我还在读书呢。”

“你不用操心啦。我替你找到一个第一流的新娘。”

“这事你别提了吧。”列奥装出毫无兴趣的样子。

“到你举行婚礼那一天，整个世界都会纵情欢乐。”

“沙兹曼先生，请你别说了。”

“可是先得让我恢复恢复体力，”沙兹曼有气无力地说道。他笨手笨脚地解开皮带，从皮包里拿出一个油光光的纸口袋，打里面拿出一只带果仁的面包圈儿，又取出一条熏白鱼。他用手很快一下撕掉了鱼皮，就狼吞虎咽地嚼了起来，边吃边咕哝说：“整整忙了一天。”

列奥看着他吃。

“你有点西红柿吗？”沙兹曼犹豫地问。

“没有。”

媒人闭上眼睛嚼着。吃完以后，他仔细清理掉碎屑，将吃剩下的鱼放回纸袋，卷起来。他的目光透过眼镜向房间四周扫了一圈，只见书堆里有一只单炉心煤气灶，就低声下气地问道：“能给杯茶喝吗，拉比？”

列奥心里过意不去，站起来冲茶。他放了一块柠檬，两块方糖，沙兹曼见了乐不可支。

沙兹曼喝了茶，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。

“你说说，拉比，”他亲切地问道，“我昨天提到的那三位，考虑过了没有？”

“没什么好考虑的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一个也不称心。”

“什么样的才称心呢？”

列奥反正说不清，便没言语。

沙兹曼没等他答话就说：“你还记得我同你说的那个姑娘，那位中学老师吗？”

“就是三十二岁的那个？”

没想到沙兹曼笑了起来：“二十九岁。”

列奥瞟了他一眼。“从三十二岁降下来了？”

“弄错了，”沙兹曼认了错。“我今天问了牙科医生。他领我到保险柜面前，让我看了出生证。去年八月，她正好二十九岁。那阵子她在山上度假，家里人就在山上给她做的生日。她爸爸头一次跟我说的时，我忘了记下年龄，跟你说了个‘三十二’。现在想起来了，那是另外一个顾客，是个寡妇。”

“就是你说的那个寡妇吗？我记得她是二十四吧？”

“那又是一个。这世界上寡妇多，能怨我吗？”

“不怨你。反正我对寡妇没有兴趣，中学老师呢，也没有兴

趣。”

沙兹曼握紧拳头，抱在胸前，两眼瞧着天花板，虔诚地叫道：“犹太孩子啊，对中学教师没有兴趣的人，我有什么好说的呢？那你对什么有兴趣呢？”

列奥红了脸，却是克制了自己。

沙兹曼说：“她能说四种语言，自己在银行里还存了一万块钱，你对这么个好姑娘没兴趣，还对什么有兴趣呢？她爸爸保证再给一万二。她还有一辆新汽车，漂亮的衣服，谈什么都头头是道，她可以给你成立最美满的家庭，给你生孩子。你这不是快进了人间天堂吗？”

“她要有这么好，干吗不早十年结婚呢？”

“干吗？”沙兹曼哈哈大笑。“干吗？因为她挑剔。就是这缘故。她要挑最好的。”

列奥一声不响，心里觉得有趣，他竟陷进去了。可是，沙兹曼已经引起了他对莉莉·H的兴趣，他认真考虑起来，想去拜访她。媒人看出自己这番话说动了列奥，心里就有数，他俩一会儿准能达成协议。

一个星期六傍晚之前，列奥·芬克尔同莉莉·海斯康恩沿着河滨道散步，列奥心里嘀咕，沙兹曼是不是躲在近处什么地方。列奥姿态挺直，步子轻快，头戴一顶黑色软呢帽，好不醒目，帽子还是他早晨匆匆忙忙从橱顶上满是灰尘的盒子里取出来的，一件出客穿的、庄重的黑上装擻得干干净净。列奥还有一根手杖，是他一个远亲送给他的，可是列奥马上放弃这份诱惑，没有用它。莉莉长得小巧，不算难看，一身装束透露出春意。她兴致勃勃，什么都谈，无所不晓。列奥掂量掂量莉莉说的话，发现她特别有头脑——又可以给沙兹曼记上一分。他总疑心沙兹曼躲在什么地方，说不定爬

在沿街一棵大树上，用一面小镜子给莉莉姑娘发什么信号；说不定有个羊腿潘神^①，隐起身子，在他们前面边跳舞边吹着成亲的小曲儿，一面将野花的蓓蕾和紫葡萄撒了一路，象征着他俩早生贵子，其实呢，连结婚的影儿都没有哩。

莉莉开口说话，列奥才清醒过来。“我刚才正想着沙兹曼先生，这人真怪，您说呢？”

列奥不知说什么好，只点点头。

她鼓起勇气红着脸往下说：“我倒是挺感谢他介绍我们认识。您呢？”

他很有礼貌地回答：“我也感谢他。”

“我是说，”她笑了一声，仪态还算大方，起码给人印象不俗，“我们这个样子认识，您不在乎吧？”

列奥倒是喜欢她这么直来直去，明白她是想把关系弄好，有点生活经验、又有胆量的人才敢这么做。没见过世面的不敢这样子提出话头。

他回答说他不不在乎，沙兹曼这种职业古老而又体面，说不定有所收获，有其价值，不过，他又说，弄不好常常白费工夫。

莉莉同意他的说法，只是叹了一口气。他们踟蹰了一会儿，过了好长时间，莉莉不自在地笑着说：“我问您一点私事，行吗？说实话，我倒挺关心这个问题。”列奥耸了耸肩，可她还是用为难的口吻说下去：“你怎么会干你这一行的？我说是不是灵感的突然冲动。”

列奥隔了一会儿慢慢地说道：“我对法典一直有兴趣。”

“你在法典里面见到上帝显身？”

列奥点点头，转换一个话题：“我听说你在巴黎住过一段时间，是吗，海斯康恩小姐？”

① 潘神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畜牧神，人身羊足。

“噢，是沙兹曼先生告诉您的吧，芬克尔拉比？”列奥微微一怔，她继续说道：“那是好久以前的事，都快忘了。我只记得是姐姐结婚我才回来的。”莉莉还是不肯放松，哆嗦着嗓子问道：“您是什么时候倾心上帝的？”

列奥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他渐渐明白过来，原来她说的不是列奥·芬克尔，而是个完全不相识的人，一个神秘人物，说不定是沙兹曼为她胡编出来的什么热情的先知，既不是活人，也不是死人。列奥浑身哆嗦，又气又怯。这骗子显然是耍了花招，哄她上当，也哄了他。他原想结识一位二十九岁的年轻妇女，谁知这个面孔又紧张又急切，一眼就看出过了三十五，眼看快要衰老。亏得他涵养工夫好，才同她谈了这么久。

他严肃地说道：“我不是个有天赋的虔诚信徒，”他搜索着词儿往下说，心里觉得又惭愧又害怕。他紧张地说：“我看我皈依上帝，不是因为我爱他，而是因为我不爱他。”

这份招供说得很刺耳，因为它来得突然，使他很激动。

莉莉吓得往后缩。列奥看见许多面包象鸭子似地在他头上高高飞过，就象他昨天晚上数着才睡着的带翅膀的面包。接着，上天开恩，下起雪来，列奥相信这也许是沙兹曼的又一计谋。

列奥对媒人大为恼火，发誓他一进门就把他撵出去。可是沙兹曼那天晚上没有来。列奥气消了以后，又感到莫名的绝望。开头他只道是莉莉不称他的心，但是不久就弄清楚了，原来他当初找沙兹曼的时候，究竟怎么打算，自己心里没个谱。他心里象有一阵六只手在拽的那种空虚感，慢慢地领悟到，他请媒人上门，原来是自己没本事。他同莉莉·海斯康恩见了面，谈了话之后才悟出这一点，吓得他不轻。她追根究底，问个没完，惹得他没好气，结果倒是给他而不是给她弄清了自己同上帝究竟是什么关系，他从这一点得

到启发，恍然大悟，原来他除了父母亲，谁也不爱。也许情况正好倒过来：正因为他不爱人类，所以也不能全力爱上帝。在列奥看来，他整个一生都显了原形，头一回见到自己的本相——没人爱他，他也不爱人。这番认识虽然不完全出乎意料，却很痛心，害得他惊惶失措，靠了极大的努力才控制住。他双手捂住脸，哭了起来。

打这以后的一个星期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。他吃不下饭，体重减轻，胡子黑蓬蓬、乱糟糟的。课堂讨论他不去参加，书几乎没有打开过。他严肃考虑要不要退出雅西哇大学，只是学了多年，弃于一旦，想起来特别难受，好比眼睁睁瞧着一本书撕成一页一页，往街上撒，而且这么一来，他两位老人家要受不了。可是，他活到现在，没有认识自己；只怪自己不好，读了五书^①，加上所有的评注本，都没有领悟到这个真理。他不知道上哪儿求教，在这片孤寂凄凉之中，又有谁可以依靠。他虽然常常想到莉莉，却总鼓不起劲儿下楼给她打电话。他动不动就发脾气，尤其是对女房东，因为她老喜欢打听他各种私人的事儿；有时候反过来，他明明意识到自己惹人厌，就在楼梯上拦住她，低三下四地向她赔不是，弄得她受不了，只好跑掉。然而，他从中也得到点自我安慰，觉得自己是犹太人，而犹太人生来就得受苦。漫长而又难过的一周过去了，他慢慢恢复了平静，也恢复了生活的目标，一切照常行事。他的人虽不完美，理想却是完美的。至于找老婆这件事，一想到还得找，就急得他心口灼热，不过他现在对自己有了新的了解，说不定找起来会比从前顺利些。说不定他会产生爱情，有了爱情自会有老婆。这是神圣的寻求，要沙兹曼干什么？

骨瘦如柴、两眼惊恐的媒人，那天晚上来了。他一副空等一场而灰心丧气的样子，好象他在莉莉·海斯康恩小姐身边等了一个

① 即摩西五书：《创世记》、《出埃及记》、《利未记》、《民数记》和《申命记》。

星期电话，可电话一直没打来。

沙兹曼漫不经心地咳嗽了一声，开门见山，说到正题：“你觉得她怎么样？”

列奥火气上来，禁不住训斥道：“沙兹曼，你为什么哄我？”

沙兹曼脸色由苍白变成死白，这世界象雪崩似地压在他身上。

列奥追问：“你不是说二十九岁吗？”

“我担保……”

“她肯定三十五岁。起码三十五岁。”

“这你可别说死了。她爸爸跟我说……”

“甭管她爸爸。最糟糕的是你也骗了她。”

“我怎么骗她来着，你说？”

“你跟她说的关于我的事，不是那么一回事。你把我说得高，结果呢，我反而低。她把我当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，当成半神秘的神仙拉比。”

“我只说你是虔诚的信徒。”

“我可以料想得到。”

沙兹曼叹了一口气：“这是我的毛病，”他承认。“我老婆说我不该把婚事当买卖做，可是我见了两个好人儿能天生的配对儿，心里一高兴，话就多了起来。”他苦笑了一声：“就因为这个原故，沙兹曼才落得个穷光蛋啊。”

列奥气消了。“好吧，沙兹曼，我看这事就算完了罢。”

媒人眼神急切，盯着他。

“你不想讨老婆了？”

列奥回答：“想讨，不过我决计另想办法。托媒人这种办法，我没兴趣了。说真话，我现在认为，结婚之前先得有爱情，就是说，我爱上谁就跟谁结婚。”

沙兹曼大吃一惊：“爱情？”他过了一会儿说道：“我们这些人，